

新俄大學生日記

0gneov 著・江紹原譯

世界名著叢書之一

新俄大學生日記

俄國 N. Ognyov 著 江紹原譯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1929 7 20 付排

1929 8 20 出版

1 — 2000 册



不准翻印

每册实价洋一元

英譯者的引言

俄國革命時常被人稱許爲本世紀中最大的事件——比歐戰還要有過之無不及。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歐戰是一樁毫無道理的勾當，即使它的旨趣的確在“使世界可以安全的推行民治主義，”然這個觀念是事後纔想到而決不是安排或參預這場大屠殺的人們心裏本來有的。

歐戰使歐洲的政治面目有了幾個多少重要的變動；它給了世人一個經濟的財政的不安定之一般感覺，因之使衆人把國際關係的問題重新考慮起來；雖然如此，歐戰自身祇是海陸軍，以及經濟

勢力的一場大相打，而並不是思想之戰；它實在不曾引起任何政治的或經濟的基本問題如俄國革命所引起者。民治主義與資本主義依然佔優勢，又民治主義雖然戰勝了少數國家而喪失了另幾個國家，歐洲的一般的社會心理並沒有任何劇烈的變動。

但是歐戰假使多半是偶然的，俄國革命卻多半是有意釀造出來的，尤其重要者，它是個思想運動。它不曾像法國革命那樣子震動全世界，也不曾像俄國革命者所期許的那樣子震動全世界，但是在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它都是本世紀中對於人類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經驗之最大的貢獻。它開頭便對於資本主義，對於民治主義，對於資產，對於金錢——簡言之，對於歐洲文明的全盤基礎——宣戰。除了醉生夢死的行屍走肉之外，沒有那個男子或女子能夠不懷抱着深切的興趣去注視俄國，並留心這個革命的順序在事實上將如何表現出來，而且有過一個時期，這並不僅是一種閒來無事的隔岸觀火。蓋共產主義者曾宣稱要把他們的主

義傳遍全世界，有過一個時期，赤妖是個再實在不過的東西，他坐在許多人的門前，等着拏他的鎚把他們打倒，拏他的鐮刀割斷他們的喉嚨。現在赤妖雖已經不復是個可怖的人物，但大家對於他的母國的興趣卻和以前一樣的活躍，理由之一是大家想發見他何以忽然馴良起來了。

甚至於對於俄羅斯當作一個國家時始終沒發生過半點興趣的人也問過而且現在還在問：“俄羅斯近來發生什麼事了？”各家新聞紙都竭力把那裏的“政局”揭示讀者。而且幾乎個個星期要出版一本新書，是一個到墨斯科去過十日而現在終於要把“關於俄羅斯的實情”告訴我們的人所寫的。這種英，法，德籍的紳士往往是一個俄國字也不認識的人，他所見的俄國不外乎他在俄國國家戲院所看到的歌舞劇（爲了一種不可解的緣故，所看的總是歌舞劇），而且他一生許就沒寫過一篇文章，事實雖然如此，他仍舊毫不退縮的要把關於蘇維埃國家的最後的話寫出來給他的歐洲同胞看。

當作情報而論，這種所謂“最後的話”簡直可

說是蹣蹣筆墨而已，至於寫書者在莫斯科買票子和打賞鮑爾雪維克旅館侍者所用的錢也等於拋在水裏——因為他們幾乎每個人的“最後的話”都是到莫斯科之前就打好了腹稿的。

所應注意者，這所有的旅行者——不但旅行者，就是那些眼睛更明亮的新聞記者大抵亦然——爲了顯而易見的而且十分正當的理由，總是把俄國革命當作政治問題而不當作人事的活劇去看待。因此他們著的書是各持一說，相去有間；每本書的口氣完全繫於著者個人的偏愛，不是先說故事然後附上教訓，而是先想定了教訓然後附上故事。

但是何必責備外國的新聞記者把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顛倒的見解供給我們呢，因為俄國自身的職業新聞記者其實也做的是這件事。軋實說來，外國記者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所見不廣（原註：這不過是就一般的莫斯科通信記者而論，例外自然有。例如觀察報的那位消息靈通的莫斯科通信記者新近曾給我們一些很有趣的非政治的通信，

含有“人事興趣”的。)，而俄國新聞家是有意這樣做，他的成見是什麼他自己完全知道。這正是俄國官辦報紙的職責——而且官辦報紙之外俄國別無報紙。

國家專辦報紙是蘇維埃統治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這個事實，在最近五六年來的文學上有極大的影響。此二者的關聯，驟看似乎是不很明了的，然其實是非常簡單。無論誰對於蘇維埃報紙只要有些須知識便都知道，它們所刊登的消息純粹是照着“觀念形態”陳述的，所有的案語社論尤其是如此。因此報紙上沒有了非政治的作品的地位，至於純粹的文藝的報紙文章在革命前的俄國報紙上很佔重要地位者，更不必提起了。而且那種關於蘇維埃生活和制度的較通常的事實之“純粹的報告”或云客觀的新聞，也並非官辦報紙所提倡。

其結果如下：新聞文字的精力無處發洩，於是大部分轉入文藝；俄國文學比旁的任何民治主義的國家的文學都更注意日常的實在的社會問題——更注意對於學校，大學，實業，和政府機關之

精密的研究；而且說也古怪，不許新聞記者用三百字告說的話，卻許著書者用六萬字去發揮。著書者的論調所負荷着的力量許和新聞記者的一般大，但它是已經淡化了的，而且非默許之不可——看了藝術的面上。在事實上俄國任何形式的小說總是很有心眼的自稱為“藝術的文學。”

因為上述的原因，近代俄國文學雖則往往是新聞紙文字的性質濃而藝術文字的性質淡，但是我們若追求蘇俄日常狀況的實相，將見它是個供給直接消息的絕好的源頭。在大多數作品中，這個實相是被人從政治的立場去觀察描寫——在一個變動未息的社會中，這當然是自然不過的——然其全注重點卻不置於所涉及的政治原則上而置於這些原則的實際動作上，尤其是它們在今日俄國人心靈上所激起的反應上。這正是官辦報紙所忽略了，也正是所有自以為講俄國“真相”的旅行者無從知道的。

歐格涅夫所著的柯斯提亞·利亞卓夫的日記是近代型式的心理小說之最卓越的實例。這部日

記正是上述半藝術半新聞紙文字。此書共分兩部分——一爲一個共產學校生徒的日記，即余客春所譯（林玉堂張友松重譯爲華文，名新俄學生日記，春潮書局出版——江。），一即本書。

共產學校生徒在俄國本國及外國均大受歡迎——這是不足詫異的。運用了很可觀的文學技巧，而且對於本題目具有洞若觀火的智識，歐格涅夫從容不迫的將蘇俄的最重大的問題——即她的青年，掌握着革命的前途的青年——繪聲繪影的描寫出來。混亂及內亂時代之後頭幾年中無產階級學校生徒的心理，在學校生徒日記中寫得淋漓盡致，無所遁形。學校中有許多不堪問的情形：學風非常之壞；道爾頓制之下的實際教育，成績似乎不見大佳；經濟狀況很可憫；兩性道德的標準也非常之低——然而不是沒有光明的所在，這便是那般兒童們——特別是柯斯提亞·利亞卓夫自己——之全心全意的接受新的世界並感覺到他們的所處是個偉大雖則困難的時代，而且這時代將來要由他們去接管。他們接受了列寧的口號，不斷的

鼓動“從觀念形態的立足點”去對付生活中的件件事實，這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和一切真實的信仰一樣又是美的。且看那本書的結語是何等豪壯——“我們的先鋒團萬歲！”

青年男女們是對於革命抱了這樣堅誠的信仰而送到生活中去的。在學校之時，柯斯提亞·利亞卓夫已經是個理想的共產青年，誠懇而富有真實的勇氣。在這部大學生日記中作者仍用他而不用那些不如他的任何同學爲日記主人，並顯示出他——那雖具有人類通有的一切弱點然而是革命青年最好的可能的標本之柯斯提亞——接觸了學校外的生活起什麼感想和變化。

Alexander Werth (亞力山大·渥斯)

倫敦，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案：這篇引言的末句是意譯，以下雖還有一小半屬於 Interpretation 和評判的文字，我卻因爲不很能夠和寫者共鳴，索性刪去不譯了。這一點，應請讀者諒解——莫忘記我所要介紹的是這本日記自身而不是英譯者

對於它的意見。我承認我有那他所謂‘偏愛’
和‘成見’，但他未必便沒有。 江紹原附記。

重 譯 者 序

我這次爲什麼破戒譯了一部小說——一部僞托的大學生日記？並非完全因爲它是新俄大學生日記——如有和它一樣好的土耳其，蒙古，印度，意大利……大學生，或大學教授，醫士，軍人，乃至本形的和變相的‘烏龜王八強盜賊’……等等人物的日記，讀了便能明瞭那些民族或國家的那種種人物之生活或無生活，思想或無思想，我並不至於絕對不譯；但大部分卻的確因爲它是新俄的大學生日記。若再析言之，則中俄是鄰國，彼既注意我，我亦應注意它，它可注意之處甚多，然它的青

年大學生——它將來的主人翁主人婆——之生活思想，信仰感情，必尤其該受我們的注意，此其一也。新俄的國內現狀和國際地位無論怎樣，旁國人對於新俄的態度也無論如何，它總算是近代第一個企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創造一種新典型的文明的大國家；我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傾心已久，所以我對於這個國家的大學生——將來接下去建設社會主義的人——之一切方面，自然是極其關心，此其二也。這本日記所想描寫的正是受過主義的薰陶而意識自家的使命的苦青年之內心生活與社會生活，而且是描寫得這樣周到與深刻，使我看了宛如親自到俄國大學去訪問了一遭。爲欲供給其他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苦青年一本敘述實情和奮鬥精神的好書，我便在百忙中騰出將近兩個月的功夫把它譯出了。信仰和我不同的人如果肯讀它，當然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見識和愉快，但我得老實說我並不是專爲他們打算纔費這番心思和手腳的。

數年前我彷彿寓目過一篇關於文學批評類的

文字，據云在文學的藝術上日記體裁是沒有多大的價值的。講到文學和文學批評，我純粹是個門外漢，但我讀了本書以後，對於上述意見不由得更加懷疑。這本日記，我個人覺得很完整很有組織；它有它的 Theme，這 Theme 在書中逐漸開展，而且在書完了的時候有個結局。它的前驅名學生日記，關於這學生日記，漢譯者林語堂先生在序裏稱許道，“雖屬日記體裁，表面上似零亂斷碎，若經細心從頭至尾一閱，却可得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學生日記假使是如此，我看我譯的這本大學生日記尤然。大學生日記不但給你許多單獨的（關於蘇俄各種人物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且可以給你一個整的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便是受過主義的薰陶的新俄無產者青年之處境雖劣而具有飽滿的奮鬥精神。“我的精力卻是有出路的。科學——社會主義——奮鬥”（一月廿九日）。“我願望我能夠繼續這奮鬥——不過仇敵要是個更厲害的纔好。但是何必擔心思——更厲害的仇敵一定還有的是呢”（一月三十日）。“我止不住自己一個人低聲說道：前進

啊，俄羅斯，前進啊！”（一月三十一日）。忝爲同球（地球）同路（社會主義之路）人，與有榮焉！

關於上節提到的那本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松合譯，春潮書局出版），在這裏應當再說幾句。那本日記所寫的“一位稚氣未脫喜歡搗亂而又未嘗不可以有爲的”（林序）中學生，便是這本大學生日記的主角的前身。在大學裏他依然有點像從前的樣子，“稚氣未脫，喜歡搗亂，”猶之乎在中學裏他也已經受過主義的訓育和有了新使命的意識。主角之外，有好幾個配角（最重要的是日記者的中學女同學絲羅伐和男同學范克，以及他們的社會學教員尼克伯圖日）也是兩本日記都有的。這兩本未嘗不可以獨立的日記實在是一部書的前後兩部分，只讀其一雖然也有益處，但最好還是合讀。學生日記和大學生日記無論少讀那一本都可惜。不過依我個人的偏見看來，如其你因爲萬不得已的緣故只能讀一本（例如有人拏刀放在你的脖子上，說道：‘某某，只許你檢一本讀，不然的話我可要立刻送你去見閻王爺！’），我勸你讀大學生日記。

但是假使刀在脖頸子上無論那一本也不準你讀呢，那麼，你還是暫時不讀吧。我不願意爲了多得版稅誘惑你犧牲生命，而且什麼社會主義咯，科學咯，奮鬥咯，遲早總會以或種形式和你碰頭，使你回向。

我沒翻譯過小說，而且很欠缺‘文學的修養’。報應昭彰：譯起這部總算是文學的書怕就譯不很好了。不過一個人也不必太抱悲觀，太看輕自己。日記中靠賣香煙過活而中學都沒卒業的范克，會變成很能幹的工廠委員；中國的“地質學專家”會變成很出鋒頭的民政廳長，和辦交易所的人會成爲革命元勳，思想領袖，而謂我江某從前沒譯過小說此刻便萬不能夠譯，天乎天乎，有是理乎！下面十萬餘字的譯文，很用了些口語——北京，上海，杭州的都有。錯誤的和不妥當的地方當然不敢說一定沒有。我希望有人用英文本（N. OGNYOV: 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Undergraduate, Trans. by Alex. Werth, 發行者: Victor Gollancz Ltd., 14 Henrietta St. Covent Garden, London, 1929）